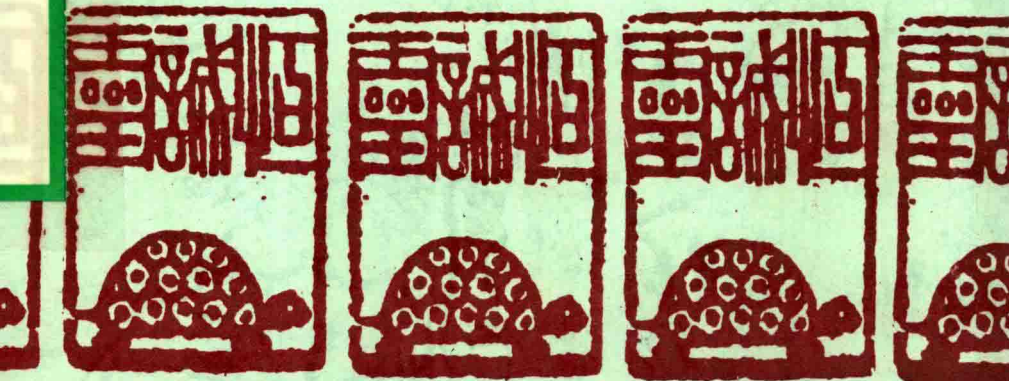


征途上



鄭良詩集



金
途
上



意藝舍叢書

- 一、石語——鄺良印集 (1987)
- 二、意藝——鄺良的書畫 (1989)
- 三、書懷——鄺良的書法藝術
附《張遷碑》修葺本 (1993)
- 四、征途上——鄺良詩集 (1994)

征 途 上

鄺良詩集

出版：意藝舍
初版：1994年6月
定價：港幣30元正

自序

在中學時代，我已開始學人寫新詩了。那時，我大概以為寫新詩較為自由，不像寫格律詩，用韻和句式都有嚴格的規定；所以，上作文課和寫日記時，我總嘗試用散文詩來寫作。同時，我還將自以為寫得不錯的作品，投去一些報刊，十分不幸，大部份都給老編拿來練習投籃技術！我說「不幸」，確實形容我當時失落的心情，但現在重讀舊作，卻深深慶幸老編沒有刊登出來，否則，其稚拙水平必然貽笑大方！

儘管遭此「不幸」，我始終未曾放棄過寫詩；考進中大藝術系後，更選修了幾個現代詩課程。正所謂「學然後知不足」，隨著對寫作和欣賞詩學有較深廣的認知，我越發覺得，寫新詩決不是隨隨便便的事。

由於缺乏鼓勵，再加上強烈的自我約制，故此，我曾寫過的詩作並不算多。近日，清點存稿，我才發覺，可勉強成篇的，竟不滿百，至於，頗感滿意的，也只有四十多首。現在，我把較為滿意的結成集子，並加插繪圖，這不免有竽濫之嫌；不過，若以「非詩人」畫餘的水準來衡度，我的詩、畫也許尚可誘發讀者一點遐思吧！

目 錄

自序

01	\	夜燈
02	\	嬰孩與小貓
03	\	龜之夢
05	\	松的聯想
06	\	嶺上春秋
09	\	謎樣葫蘆
10	\	大地上
13	\	蕙蘭愁緒
14	\	火龍
15	\	人在黑洞
16	\	火劍
17	\	圓心
20	\	垂直的燭火
23	\	無名樹
24	\	人生三部曲
27	\	黃山相識
28	\	亂葬崗裏的嗟嘆
31	\	荒原之夢
32	\	饒咀的小麻雀
33	\	紅棉頌

35	\	題《黃山概覽圖》
36	\	婦人與牆
37	\	陰魂
39	\	望夫石之歌
40	\	溫暖的一角
41	\	飛蚊撲火
42	\	縱火狂
43	\	傷殘者
44	\	農閒
46	\	吊蘭
47	\	魔鬼的腰帶
48	\	一瞥微笑
49	\	屈原祭
50	\	太平的豐碑
52	\	量天尺
53	\	讀畫記
54	\	奇妙的種子
55	\	野火
58	\	火化盆
59	\	牛步
60	\	傲慢的雄雞
62	\	爐火旁的遐想
63	\	殘火
64	\	征途上
67	\	青春的火焰

夜燈

人們幾乎全都睡著了，
夜燈正履行夜班的職務。
它的目光帶些兒倦意，
仍監視著冷漠的梯間。
它搗破了鼠輩的秘密通道，
牠們仍可來去自如。
它揭發了蟑螂的遊行隊伍，
卻沒有一個給逮住。

1993年10月25日

嬰孩與小貓

他，
一個未彌月的嬰孩，
正臥在陋巷裏等待，
等待著母親的回來。

牠，
一只瘦得可憐的小貓，
不知從何處跑來，
咪....咪....咪....
「你別再等待！
趁雨還未下墜，
我們一起去流浪！」

他揮著小手婉拒：
「媽說買牛奶去；
我怎像你，
被人家遺棄！」

牠依然叫著，
似訴說人間冷暖：
「你別天真！
趁日光還亮，
我們一起去流浪！」

1968年10月18日

龜之夢

何必怨恨蒼穹？
何必詛咒大地？
牠背著運命的重載，
默然走過丘壑，
欣嚙一路泥香。

忘掉曾經墮進了山溝，
忘掉虎狼鼠輩的挑釁；
將目光投向遠方：
前頭不正繁花如潮？
那兒不也燈火如畫？

1994年2月24日

煙臺縣劉天甫作



傲慢的雄雞

雄雞翹尾、昂首，
灰沉的面皮板皺；
跨開闊步，傲慢，
帶不屑的神氣，
踏得日影糠泥粉碎。
輾輾饑腸，
俯啄殘羹無味，
奈何，怎生放棄？

帳蓬蔭下，
黃狗睡夢矇矓。
雄雞滿肚窩囊，
仰天長啼，
怨天公瞎懵！
飛躍狗背，講壇，
頓足、振翼，
讓唾沫飛墜，
為發聵振聵。
台下狗兒無恙，
依然鼾聲，不動。

1978年11月

嶺上春秋

自北面的黃土滲著赤紅，
各路戰士南渡倉忙，
背負滿溢悲憤的石土，
在灣內的斜坡上，
堆起鋼筋的碉堡。
青天白日匯成紅海，波瀾激漾；
水坑旁的石塋，怒書還我山河！
嶺中巨壁號召壯士，莊敬自強；
山頭聳峙，齊頌領袖萬壽無疆！
避雨亭中，告示總理遺訓；
路邊粉牆，祝願國祚天長！

在普天同慶的節日，
卸下軍袍的戰士未忘決戰恥辱：
高呼振臂，揮盡心內的鬱結；
舉杯祝酒，酒火燒灼了心扉。
洪壯的呼喊追逐風浪，
高昂的氣流撞擊山頭。
然而，戰士的形象畢竟
敵不過歲月的損磨；
啞顫的聲調令人不忍聞聽，
滿頭的霜雪也灑在微駝的背。
可憐啊！丹心炯炯的戰士：
為償復國的宏願，
終日棋局與竹戰；
為消解濃烈的鄉愁，
每刻都離不開酒與煙。

日月流轉，不顧半點情義，
沉寂的海灣，不防天外飛來殞石，
驚起了混濁的漣漪....
清拆的命令頻傳，
村民從醉夢中覺醒；
昂揚的鬥志，遊行、請願、抗議！
討價還價的聲響猶在耳畔，
填海的工程更迫近眉睫：
海灣外，戰雲密集，
馬達聲徹夜不絕，
工程船枕戈備戰。
「何時號令頒下？
我輩搶灘爭先；
剷除這個南方毒瘤，
坑掉那些孽海遺孤！」
火紅的旗幟保護海岸，
觸目的標語捍衛家園：
「你們沒有合理的賠償，
休想闖進我們的防線！」

1994年4月1日



謎樣葫蘆

天下葫蘆一樣是難解的謎
從一個跳進另一個
也許暫可忘掉那昔日的瘡孔
卻無法清算這眼前的菌毒

1994年5月6日

大地上

一

為一個蘋果闖下的禍，
從此管不了細胞的離合；
無盡無窮的人慾，
刷新了驚人記錄：
五萬六千個生命，
在翻一個筋斗的時空，
加重了地母的負荷。

二

母親賜予的產業，
不是無盡的寶藏；
隨意揮霍的子孫，
濫開糧倉、庫房，
可憐啊！大地，
已是百孔千瘡！

三

囤積肚子裏的怒火，
找一個藉口，
狠狠地給他們教訓；
讓時速五百哩的旋風亂舞，
讓三、四千度的溶岩暴瀉，
再加上八點九級的狂撼，
把大地還原到盤古洪荒！

四

如雨傾盤的炮彈，
撲向現代的森林，
掉進都市的心臟。
慘然巨響之後，
一草煙塵衝天，
奪去了無數生靈，
粉碎了不少綺夢。

五

二十世紀的產兒，
是否染了文明病毒？
他唇探她額上的溫涼，
跳起發羊吊似的舞步；
她面撫他胸前的脈膊，
唱著哮喘症似的情歌。

1978年10月